



玉函山房輯佚書

口 11  
1236  
39

九十九



1236

門  
1236  
卷  
99



目耕帖卷二十九

歷城馬國翰竹吾甫

禮七

校人掌王馬之政注政謂差擇養乘之數也月令班  
 馬政陳深訓雋收養之法有養之於官有藏之於  
 民所謂藏之於民如邱甸歲取馬四匹之類不仰  
 國家芻秣如有事田獵征伐臨時徵召然而在天  
 子之都諸侯之國大夫之家未嘗不自畜馬此是  
 養之於官者漢家所謂二十六苑亦是官司所養

之馬如衛青霍去病之徒伐匈奴有所謂官馬有  
所謂私馬則其制尙存隋唐之間治兵之制天子  
閑廐監牧非不盛然府兵未嘗給馬初不過給之  
以錢使府兵自買若是不足眾人共出錢買馬以  
此知尙有古人遺法後來岳法漸壞府兵貧不能  
買馬然後以監牧之馬給之乃是制度之壞如此  
凡頒良馬而養乘之乘馬一師四圉三乘爲阜阜一  
趣馬三阜爲繫繫一馭夫六繫爲廐廐一僕夫六  
廐成校校有左右駕馬三良馬之數麗馬一圉八

圉爲師八師一趣馬八趣馬一馭夫注校有左右  
則良馬一種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種合二千一百  
六十匹駕馬三之則爲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  
駕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馬大備麗耦也  
駕馬自圉至馭夫凡馬千二十四匹與三良馬之  
數不相應八皆宜爲六之誤也師十二匹趣馬七  
十二匹則馭夫四百三十二匹然後從而三之爲  
千二百九十六既三之無僕夫者不駕五路卑之  
也賈疏依經八計之得千二十四匹其三良馬則

當千二百九十六匹故言不相當若作六計得千二百九十六匹與三良馬數合又云不見駑之馭夫或脫也王應電翼傳舊說謂駑馬二千二百九十六匹是駑馬爲良馬三之一非三良馬之數矣八麗十六匹一圉師教之八師一百二十八匹也一趣馬駕之八趣馬一千二十四匹也一馭夫領之止於馭夫而不屬於僕夫者以駑馬止充雜用而不當王之五路也凡七馭夫爲馬七千一百六十八匹則與三良馬之數略相當矣王安石新義

駑一物而必三良馬之數者以馬材之不良者充役事爲多故也

天子之馬十有二閑馬六種邦國六閑馬四種家四閑馬二種賈疏引趙商問以司馬灋論之甸方八里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合大夫采地四甸一甸共王其餘三甸纔有馬十二匹就校人之職相較甚異答曰司馬灋甸有戎馬四匹長轂一乘此爲民出軍賦無與於天子國馬之數林之奇全解周禮以天子十有二閑先儒論數不過三千餘匹衛

目表巾  
文公承夷狄殘滅新造之國末年亦至駮牝三千  
若以制度論之衛以諸侯之國又當殘亂之餘安  
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馬之數蓋所謂天子十有二  
閑是養之於官者衛文公之駮牝三千舉官民通  
數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  
凡馬特居四之一注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氣則  
心一鄭司農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賈疏三牝各  
一通牡爲四共駕一車取同氣一心之義王安石  
新義三牝一牡欲其生之衆也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陳氏注謂牝牡雜則不可以駕此謂養馬

時不知馬共槽棧亦蹄齧不可養惟注三牝一牡  
欲其乘之一性相似爲近然果爾則經文當曰凡  
馬乘匹牡居之一其義乃著以近代之法證之凡  
牡駒之扇九而存一以爲特以非扇雖人騎亦難  
控制也况欲服之驂之而齊其任乎先王愛物之  
政則扇三而存一對扇而言故不曰牡而曰特也  
所存之特既少則通淫時以一特將三牝義亦可  
該矣

春祭馬祖執駒注馬祖天駟也孝經說曰房爲龍馬  
王應電翼傳天文閣道下王良前四星名曰天駟  
馬稟其氣以生春氣發故祭之以祈蕃息舊說以  
房爲天駟主天子之後寢於五月初昏正當午位  
而乾爲馬得午位盛陽之氣適當房之次故傳會  
而爲此說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房固主後宮而一星不必止主一事俗州  
鳩曰武王克殷月在天駟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  
柄此天駟指房宿未可以爲非也

總文心雕龍其說爲長曰古名車以兩馬以匹蓋  
車有佐乘馬有驂服皆以對並爲稱雙名既定則  
雖單亦復爲匹如匹夫匹婦之稱匹是也說文解  
字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此古人制  
字之本義也

職方氏辨其邦國都鄙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  
狄之人民注鄭司農云東方曰夷南方曰蠻西方  
曰戎北方曰貉狄元謂閩蠻之別也國語閩芋蠻  
奚四八七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賈疏案鄭語

史伯曰蠻芊蠻奚不作閩後人傳寫誤也鄭氏以閩爲正又引趙商問明堂位九夷八蠻六戎五狄數與此異鄭答職方氏四夷四方夷狄也九貉卽九夷在東方戎狄之數或六或五爾雅有其數文不甚明故不定爾雅釋地九夷八狄七戎六蠻謂之四海邢昺疏案明堂位稱九夷八蠻六戎五狄周禮職方氏掌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鄭注云四八九五六周之所服國數也編檢經傳四夷之數參差不同先儒舊解此爾雅上文殷

於三乘知之爲詳故掌贊校人而正其等不使之間雜不齊也六節謂行止進退馳驟之節舊說以爲種戎道齊田鴛此乃六物豈得爲六節且此專皆贊正良馬安得以鴛馬雜之此駁正賈疏極當說六節亦頗近理劉彝中義目以知其膽之不驚口以知其性之不悖耳以知其力之不殫鬣以知其血之有餘毛以知其氣之不暴蹄以知其行之不踰六者簡馬之大節也劉說不知何據似從古相馬法中括而言之



巫馬掌養疾馬而乘治之相醫而藥攻馬疾受財於  
校人賈疏巫知馬崇醫知馬疾疾則以藥治之崇  
則辨而所之二者相須故巫助醫也案天官有獸  
醫夏官復設巫馬四人重馬政也

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牛爲牲故地官有牧人主養牛  
馬共乘故夏官有牧師主養馬國憲家猷秣馬之  
法必視其齒歷勞逸而調息之養馬之要盡於此  
數語

庾人掌十有二閑之政教以阜馬佚特教駢攻駒注

杜子春云佚當爲逸案佚逸古今字孟子四支之  
於安佚也正作佚字無煩改也

及祭馬祖祭閑之先牧及執駒散馬耳圉馬鄭司農  
云散謂聒馬耳毋令善驚也後鄭云閑之先牧先  
牧制閑者散馬耳以竹括押其耳頭斬搖則括中  
物後遂串習不復驚鄭鍔解義庾人職卑不宜主  
馬祖之祭蓋於校人祭馬祖之時則祭閑之先牧  
於校人命執駒之時則散馬耳圉馬曰及者及此  
時則舉此事爾又云散者以其疎散而不知畏故

駟其耳圉猶禁圉之圉蓋禁而制之使不得以近母

正校人員選注校人謂師圉也正員選者選擇可備員者平之郝敬完解校人總馬政擇馬全善者備五路之用也鄭謂校人爲師圉恐非王應電翼傳馭夫以下備員於校人而中其選者庾人差而正之案二說皆與注異困學紀聞沂涓之間未嘗無牧而非子獨能蕃息於周沂隴之間未嘗無張萬歲獨能蕃息於唐此得人之效也語極精渾

馬八尺以上爲龍七尺以上爲駮六尺以上爲馬注小大異名爾雅駮牝驪牡元駒褒駮鄭司農云月令駕蒼龍陸倕埤雅釋馬周官馬八尺以上爲龍戎馬之高蓋亦準此故爾雅曰馬八尺爲駮也駮卽戎馬故其字指事而戎事齊力尙強故爾雅又曰絕有力駮也校人云種馬一物戎馬一物戎馬卽駮馬是也種馬卽龍是也史言良馬謂之龍種蓋出於此又云詩曰駮牝三千三千已多駮牝取其大也蓋驃馬常小今俗謂之小馬以此宗廟用

龍戎事用駢田事用駮駮田馬也考工記曰國馬之軻深四尺有七寸田馬之軻深四尺鄭云國馬高八尺衡高八尺有七寸除馬之高則餘七寸爲衡頸之間也田馬高七尺衡高七尺有七寸除馬之高爲衡頸之間也

圉師掌教圉人養馬春除蓐釁廐始牧夏庠馬冬獻馬注蓐馬茲也馬旣出而除之新釁焉神之也春秋傳曰凡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書庠爲訝鄭司農云當爲庠元謂庠廐也廐所以庇馬涼也劉

錡中義冬寒以草藉馬曰蓐春則除之去其穢也釁廐去邪氣也案劉氏訓義明斷庠作訝古文假借字先鄭定作庠庠卽今之馬棚也

射則充椹質茨牆則剪闔注茨蓋也闔苫也鄭鍔解義闔與左傳戎子駒支所苫蓋之蓋同茨牆之時必使圉師剪闔以其莖斬馬草熟於其事也翰案闔讀爲蓋古無此音說文解字闔閉也春秋左傳襄十五年吾僭小人皆有闔廬以辟燥溼杜預注闔謂門戶閉塞剪闔者謂剪除其茨之散亂闔閉

其牆之罅孔也

圍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二人注麗耦也應劭風俗通相馬及君子與人相匹或曰馬夜行日明照前四丈故曰一匹或曰度馬縱橫適得一匹或說馬死賣得一匹帛或云春秋左氏說諸侯相贈乘馬束帛帛爲匹與馬之相匹耳程大昌演繁露馬以匹爲數自古言匹馬皆一馬也文侯之命有馬四匹不知當時何指韓詩外傳謂馬夜行目光所及與匹練等或曰匹言價與匹帛等不知孰是讀劉

夏祭先牧頒馬攻特注夏通淫之後攻其特爲其蹄齧不可乘用鄭司農云攻特謂驟之王安石新義攻特謂駒之不可習者庾人攻之矣及成焉而不可習則校人攻之郝敬完解攻特牝馬方孕攻去其特勿使近牝案夏小正執陟攻車傳攻車也者教之服車數舍之也此介甫之所本月令仲夏之月游牝別羣注孕妊之欲止也此仲輿之所本然皆與執駒文複經以攻加特則先鄭之說不可易矣

等馭夫之祿宮中之稍食注宮中師圉府史以下也  
王氏新義宮中之稍食則馬有養乘於內者故也  
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宮當作官字之誤也他職有府史此更有  
師圉之屬以官中該之與秋官士師掌官中之政  
令同義據注義亦當作官蓋漢時所誤

趣馬掌贊正良馬而齊其飲食簡其六節注差擇王  
馬以爲六等賈疏六等卽上種戎齊道田駕六種  
是也王應電翼傳良馬以駕五路也趣馬所掌止

明堂位及職方并爾雅下文皆爲周制義或當  
然也

職方氏九州注此州界揚荆豫兗雍冀與禹貢略同  
青州則徐州地幽并則青冀之北也無徐梁賈疏  
周之兗州於禹貢侵青徐之地周之青州於禹貢  
侵豫州之地周之雍豫於禹貢兼梁州之地周之  
冀州小於禹貢時以北有幽并故也周之九州無  
徐梁禹貢有徐梁無幽并蓋自古皆有九州惟舜  
時置十二州至夏還爲九而周之疆域又異也薛

季宣尙書古文訓冀兗青徐揚荆豫梁雍禹貢之九州也冀豫雍幽營揚兗荆徐爾雅之九州也揚荆豫青兗雍冀幽并職方之九州也郭璞以爾雅所稱爲殷制是殷有幽營而無禹貢之梁青周有幽并而無禹貢之徐梁邢昺爾雅疏禹別九州有青徐梁而無幽并是夏制也周禮周公所作有青并幽而無徐梁營是周制也此有徐幽營而無青梁并是殷制也王安石新義九州之序禹貢始於冀次以兗而終於雍職方則始於揚次以荆而終

於并者蓋禹貢言治水之序職方言遠近之序治水自帝都始然後順水性所便自下而上故自兗至雍而止以遠近言之則周之德化自西北而南以南爲遠以遠爲難至故也始於揚州則以揚在東南次以荆以荆在正南終於并則以并在正北先遠而後近也王應電翼傳舜時四夷來王封域極廣率十有二州後有作者不可及矣周時大約與舜同但淮與大野在禹貢爲徐州之川澤而職方青州之川淮泗兗州之澤大野是以徐而入青

堯矣華陽璆鐵砮磬在禹貢爲梁州之山與貢也而職方豫州之山華雍州之利玉石是以梁而入雍豫矣此爲不同耳然無徐州者蓋洪水之害唯河爲大禹其下流施功爲多故建徐州周時碣石淪於海正東之地不及於虞故有青兗則雖革徐州而東方無空若無梁州則西南輿地似於缺然何也夫天地之化開之有漸始西南而次東北次東南次正南故上古聖人皆出於北方周家世居西土文王之化近及江漢正荊州之地武王伐紂

而庸蜀羌髻景從是乃梁州以及於徼外之地然其中未歸化者則甚衆故周公以其施貢所及者則分屬於荆雍豫而其不及以政者亦不入於職方也翰案此說甚確可與五戎六狄參通

正南曰荊州其浸潁湛注潁出陽城宜屬豫州在此非也湛未聞又引杜子春云湛讀當爲人名湛之湛湛或爲淮賈疏潁據地理志合在豫州又昭元年左傳又使劉定公勞趙孟于潁亦在豫州易祓總義襄十六年左傳楚公子格帥師及晉師戰于

湛阪杜注襄城昆陽縣北有湛水東入汝案地志  
卽今汝州之襄城縣昆陽故城在今汝州之葉縣  
經以爲荊州之浸必有脫誤處黃度說鄭氏言潁  
宜屬豫州據禹貢也然周人畫地或有所更革湛  
水酈道元水經注出犍縣北魚齒山西北東南流  
歷魚齒山下爲湛浦注云未聞疎也案今汝州魯  
山縣卽漢之犍縣魚齒山在龍興縣連接梁縣是  
則周荊州界自隨巴唐鄧東北至汝潁與豫州分  
界而荆牧治宛宣王封申伯

河南曰豫州其川滎維其浸波滎注滎兗水也出東  
垣入於河洑爲滎滎在滎陽波讀爲播禹貢曰滎  
播旣滙春秋傳曰楚子除道梁滎軍臨隨則滎宜  
屬荊州在此非也易啟總義滎水左傳莊四年楚  
令尹鬬郤莫敖屈重除道梁滎營軍臨隨杜氏以  
爲滎水在義陽厥縣西東南入鄖水義陽卽今信  
陽軍之西去隨甚近唐志滎水出隨州隨縣西四  
十里此正古豫州之地康成以爲宜屬荊州蓋漢  
人誤以南陽郡爲荊州不知古荊州在荆山之南



康成狗漢志而誤也黃度說水經注魯陽縣霍陽  
西大嶺東谷俗謂之歇馬嶺卽應邵所謂孤山波  
水所出也水南流入滎杜佐通典此爲豫州浸之  
波魯陽今魯山縣霍陽山在今梁縣俗稱峴山又  
水經注滎水出隨州隨縣黃山南南流入鄖今案  
職方諸浸多相接而豫浸波滎原委頗異又相去  
遠而馬融廣成澤頌亦曰浸以波滎波近廣成澤  
滎則遠矣不知何以自古聯稱恭讀

欽定周禮義疏滎滎二字疑傳寫互譌豫州當曰滎波荆

州當曰滎滎鄭注似不可破

河東曰兗州其浸廬維注云廬維當爲雷雍字之誤  
也釋文廬石經作廬王應麟困學紀聞引顏師古  
曰廬水在濟北盧縣說文滎水出琅琊箕屋山東  
入海徐州浸夏書滎淄其道鄭讀非也黃度說滎  
水出密州莒縣滎山北至滎州昌邑縣入海廬水  
經注出密州諸城縣廬山卽久台水也西北入滎  
二說皆如字讀

正北曰并州其川虜池嘔夷其浸涿易注虜池出鹵

城嘔夷郡夷出平舒涑出廣昌易出故安易祗總  
義嘔夷鄭注疑卽祁夷出平舒攷漢志代郡平舒  
縣有祁夷水北至桑乾入沽唐蔚州興唐縣本代  
郡地嘔夷一名涑水出縣西北之高氏山東北流  
至興唐縣又東流至瀛州之博野東入於河黃度  
說易水有三皆出易州易縣寰宇記北易一名安  
國河出縣西北窮獨山水經注所謂濡水也中易  
出閻鄉城寬中谷東南流至古易京城與北易合  
流入巨馬河水經注易水與濡水互攝通稱南易

出縣東南卽山燕王仙臺東石虎罷東流與雹河  
會又東至霸州容城縣南流入高陽縣合涑水又  
水經云易水至文安縣與虜池合班固關駟皆以  
此爲南易案此二說皆足輔翼鄭注

鄭樵六經輿論禹貢有五服各服五百里是禹之時  
地方五千里職方有九服亦各五百里並王畿千  
里則周之時地方萬里矣五服九服之制雖若不  
同詳攷制度無不相合若禹貢之五服各五百里  
自其一面而數之職方九服各五百里自其兩面

而數之也周之王畿卽禹貢之甸服各方千里禹貢之甸服五百里據一面而數之周畿千里不在九服之內王畿之外定爲九服各五百里以兩面相方面數之大抵周之王畿卽禹之甸服周之侯甸卽禹之侯服周之男采卽禹之綏服周之衛蠻卽禹之要服周之夷鎮卽禹之荒服大率二畿當一服而周人鎮服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去王城二千五百里乃九州之外地增於禹貢五百里而已故行人之職其言九州之外謂之藩服則九

州之外又有五百里之藩服明矣且禹貢五服而止周人必加以藩服五百里何也求之禹貢亦莫不然禹貢旣敘五服又曰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是九州之外地也又如益稷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有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謂四海之外如建諸侯爲之長豈非周之藩服乎說義名通可取

王殷國亦如之注殷猶衆也十二歲王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其戒四方諸侯與巡守同賈

疏王巡守殷國殷國則殷同也王巡守則當方諸  
侯所在經過悉至方嶽之下若殷國或在王城或  
出畿外所在皆設禮待王故巡守殷國並言黃度  
說大宗伯殷見曰同大行人殷同以施天下之政  
此經曰殷國正謂時巡守朝諸侯於方岳考制度  
大明黜陟也言殷國則巡守可知注謂十二年王  
若不巡守則六服盡朝謂之殷國非也姜兆錫輯  
義國當作同文誤也按巡守殷國大行人掌客連  
文當爲一禮據職方文當爲二禮

舒芬周禮定本吳氏以訓方氏并下匡人擲人皆移  
隸司徒謂其職文皆訓迪教化之意也芬謂司徒  
之教主在萬民雖國子亦隸之大司樂矣蓋周之  
六卿實以三公兼任教王而論道司徒不得專也  
况周公設官雖內小臣奄人亦必擇上士爲之豈  
以輔成王德而專責之司徒一官哉唯此義不明  
後世遂以輔導啓沃專委館閣侍從之臣六卿雖  
兼師保輒自委以有所司守於君德昏明愾然無  
所動於中也吳氏考官但取其職文之類而不知

周公設官立極之精意乃如是哉

形方氏掌制邦國之地域而正其封疆無有華離之  
地注杜子春云離當爲雜元謂華讀爲爪哨之爪  
正之使不爪邪離絕賈疏地有爪邪離絕遞相侵  
入則不正故令正之爪者兩頭寬中狹邪者謂一  
頭寬一頭狹云爪哨之爪者投壺禮主人云在矢  
哨壺是不正之義故讀從之王安石新義華與記  
爲國君削瓜者華之同義析而不絕爲華絕而不  
屬爲離翰案萃與華二字唐韻萃火媧切集韻萃

火龍切並音啣舛雜之貌集韻又音苦垂切音舛  
不正也介甫直作華字非是

山師掌山林之名辨其物與其利害而頒之於邦國  
使致其珍異之物葉時禮經會元名山大澤不以  
封其餘山林川澤仍頒之於邦國使致其珍異之  
物夫不封以山澤之穴者用弭諸侯之侈心而謹  
天子之守地必頒以山澤之利者爰示諸侯之公  
心而均天下之利源

遷師掌四方之地名辨其邱陵墳衍遷隰之名物之

可以封邑者注物之謂其土地可以居民立邑鄭  
錡解義辨其邱陵墳衍遠隰之名物之所以封邑  
者當爲一句王安石新義辨其名以知平陂燥溼  
辨其物以知肥磽嫩惡按王氏訓義亦以物之屬  
上讀

王與之訂義古者國之子弟無時不加教無處不有  
學退在學校受教於大司樂大胥諸子進在王所  
受教於師氏保氏入而宿衛宮伯按其在版者而  
教之出而守禦都司馬掌其政學以教之非若後

世之教止於庠序而已

大司寇之職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國詰四方  
一曰刑新國用輕典二曰刑平國用中典三曰刑  
亂國用重典林之奇全解輕典柔克也中典正直  
也重典剛克也故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何喬  
新集注三典以用刑猶三德以爲治然人君撫世  
酬物又不可執一焉新國固宜輕典然縱弛之後  
人有慢心可以水濟水平必時出猛政攝服人心  
如諸葛亮之治蜀可也亂國固宜重典然殘虐之

餘人無生意可以火益熱乎除其煩苛使人知有  
人生之樂如裴度之入蔡可也平國固宜用中典  
然濶度不修姑息爲治則國勢寢微矣必修明制  
度振舉紀綱使臣民有所警愆子孫有所持循可  
也總之因時制宜不失先王立濶之意可矣  
五曰國刑上愿糾暴注暴當爲恭字之誤也王安石  
新義失愿而暴刑之所取也何喬新集注國國中  
以謹愿爲上而察其强暴者則刑之暴者愿之反  
也二家皆讀暴如字與鄭異

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  
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注必入矢者  
取其直也古者一弓百尺束矢其百箇與又云必  
入金者取其堅也三十斤曰鈞賈疏此并下二經  
論禁民獄訟不使虛誣之事是禁民省事之濶也  
邱富國說束矢鈞金非貧民可辨然理直者固當  
還之雖貧民未遽困也况其不能致者又有肺石  
路鼓以達之乎王應電翼傳兩人皆至則詞不獲  
逞兩劑並陳則詐不可逃而各入束矢鈞金則心

有所惜故雖健訟者多相與和解而止此所以爲  
禁民訟禁民獄之法也

以肺石達窮民注肺石赤石也劉彝中義肺者氣之  
府而外達平皮毛悍獨老幼天民之窮而無告者  
其微弱也猶國之皮毛焉心之氣靡不通之也不  
通則疾病生焉故用之窮民其有取於是乎龐元  
英文昌雜錄長安故宮闕前有唐肺石尙在其制  
如佛寺所繫響石而長大長八九尺形如人肺亦  
有款志但漫滅則不可讀秋官大司寇以肺石達

窮民原其義乃伸冤者擊之立其下就士師聽辭  
如今之搥登聞鼓也所以爲肺形者便於垂又肺  
主聲之所以達其冤也案龐氏說肺石形製必有  
所傳受謂如今之搥登聞鼓非是大僕建路鼓於  
大寢門外以達窮者與遽令登聞鼓是其遺法彼  
有大冤抑欲急聞此則小獄訟故士師聽辭立三  
日乃聽之與彼異用劉氏說近之

凡邦之大事使其屬蹕故書蹕作避杜子春云當爲  
辟謂辟除姦人也元謂蹕止行也釋文蹕本又作



趕翰案天官宮正凡邦之事蹕夏官隸僕掌蹕宮中之事小司寇使其屬蹕經皆作蹕而此經故書作避釋文云本又作趕是亦因避字而異文作趕耳當依故書作辟如杜子春訓義蓋大司寇所掌是避除小司寇所掌是警蹕事本不同王安石新義小司寇國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在國中而已大司寇邦之大事使其屬蹕則事之所在通國野焉分別亦有理但去若據古文訂正尤爲的據也小司寇之職掌外朝之政注外朝朝在雉門之外者

也王與之訂義後鄭解外朝謂雉門外非也外朝之士所掌在庫門之外王志長副翼引或云王有內朝有治朝有外朝外朝在庫門之外說同訂義案朝士鄭注掌外朝之灋不知此注何以忽異雉門疑庫門筆誤也

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于刑又以八辟麗邦灋附刑罰注並云故書附作付前注云附猶著也王志長刪翼附者著於物而帖然之謂刑之輕重與其罪錯銖相准故曰附也說附字甚諦切

小司寇以三刺斷庶民獄訟之中注刺殺也三訊罪  
定則殺之賈疏所刺不必是殺餘四刑亦是三刺  
直言殺者舉瀆重者而言鄭鑿解義此三刺亦有  
刺取之義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三瀆注亦云刺  
殺也易赦總義刺者刺取人情之當否而後加刑  
殺也與鄭剛中義同

孟冬祀司民獻民數于王王拜受之以圖國用而進  
退之王應電翼傳謂上經及大比登民數一節當  
移屬於此歲終則令羣士計獄弊訟登中于天府

翼傳謂下經命其屬入會乃致事當屬於此

命羣士乃宣布于四方憲刑禁金瑤述注乃字疑衍  
文乃命其屬入會乃致事述注大宰歲終受會各  
官焉得正歲入會此節恐有錯文王應電翼傳小  
司徒攷治後卽令羣吏正要會而致事此應繫登  
中于天府下案凡經中言乃者多是鄭重之詞此  
經以職事贊于天官大宰故重其事故言乃宣布  
乃致事非衍文亦非錯文也王明卿於小司寇職  
改正節次者非一可備一解未知是否

士師掌士之八成注鄭司農云八成者行事有八篇  
若今時決事比一曰邦洵注鄭司農云洵讀如酌  
酒尊中之酌邦洵斟酌盜取國家密事若今時刺  
探尚書事翰案漢人多引經斷獄隋書經籍志有  
春秋決事十卷董仲舒撰先鄭所引此類是也春  
秋穀深傳僖八年鄭伯來乞盟蓋洵之也爾雅釋  
水井一有水一無水爲澗洵郭氏元中記貴州有  
澗洵一日百盈百竭應漏刻集韻洵挹取也當如  
乾沒之義

若邦凶荒則以荒辯之灋治之注鄭司農云辯讀如  
風別之別救荒之政十有二而士師別受其數條  
是爲荒別之灋元謂辯當爲貶聲之誤也遭飢荒  
則刑罰國事有所貶損作權時灋也劉氏迎曰荒  
辯之灋謂辯其輕重而爲之備也使凶荒而無辯  
安知食二鬴與不能人二鬴者哉讀如字較鄭義  
爲安

鄉士獄訟成士師受中協日刑殺肆之三日若欲免  
之則王會其期注王欲赦之則用此親往議之李

觀周官論殺人者死而民猶有相殺傷人者刑而民猶有相傷苟以不忽而赦之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殺傷人者無以懲其惡被殺傷者無以申其冤此不近於帥賊而攻人者乎是故先王雖有不忍人之心而不敢輒赦必於外朝與掌事者議其可否焉赦者非王赦之情可赦也否者非王不赦情不可赦也

協日刑殺釋文協作汁案汁古文叶字與協通用樂緯汁圖徵叶亦作汁

鄉士司寇聽之斷其獄弊其訟于朝羣士司刑皆在各麗其瀟以議獄訟王昭禹詳說王制大司寇以獄成告王王命三公參聽之此經不及三公者散見於朝士之職也其職云面三槐三公位焉則三公在其中矣案遂士職若欲免之則王令三公會其職縣士職若欲免之則王令六卿會其期此合三公六卿會議者蓋指疑獄也王制所言亦此類此不言三公者常獄自司寇爲主率其屬而議之爾

方士凡都家之士所上治則主之注所上治者謂獄  
之小事不附罪者也主之者告於司寇聽平之王  
志長剛翼主之者方士據其所上治而廉察都家  
士之能否也上治猶上計不專指小事言

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易被總義掌訝職  
與士逆賓客於疆士卽訝士也鄭鏐解義行人掌  
其禮訝士掌其刑金瑤述注訝士雖與掌訝同送  
迎而所重惟辟蹕及誅戮暴家耳

朝士掌建邦外朝之灋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

在其後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羣吏在其後面  
三槐三公位焉州長衆庶在其後注樹棘以爲位  
者取其赤心而外棘象以赤心三刺也槐之言懷  
也懷來人於此欲與之謀案注說本春秋元命苞  
而微異初學記引緯文云樹槐棘聽訟於其下者  
棘心有刺言治人者原其心不失赤實棘所以刺  
人其情各歸實槐之爲言歸也情見歸實也

葉夢得石林燕語周有三朝一曰燕朝在路門之內  
王圖宗人嘉事之朝也大僕小臣掌焉二曰治朝

在路門之外王日聽治之朝也宰夫司士掌焉一  
曰外朝在庫門之外詢萬民聽政之朝也小司寇  
朝士掌焉外朝之位朝士所掌朝法卿大夫以大  
詢之時帥六卿之衆庶而致於朝百姓衆庶得與  
公卿侯伯羣士羣吏相先後於階陛之間其政誠  
爲平易近民矣治朝之位司士所正之朝儀而宰  
夫掌其法大僕掌建路鼓於大寢門外以待窮達  
與遽令宰夫掌庶民之逆得與賓客之治諸臣之  
復同徹於天子之前則又未嘗以禁嚴爲限矣燕

朝之法雖在大僕然諸侯復逆掌於大僕三公孤  
卿復逆掌於小臣羣吏庶民之復逆又掌於御僕  
是庶民之復逆得與諸侯公卿羣吏達於燕寢之  
時則亦未嘗以邃深爲隔矣觀三朝之法則知成  
周盛時戶庭無壅其政通達何如哉

朝士凡有責者有判書以治則聽注故書判爲辨案  
判辨古今異文也判書先鄭謂別券也鄭鑿解義  
小宰所謂聽稱責以傅別是也

凡民同貨財者令以國灋行之犯令者刑罰之先鄭

目末巾 卷二十九  
云同貨財者謂合錢共 賈者也以國灋行之司市  
爲節以遣之後鄭云同貨財者富人蓄積者多時  
收斂之乏時以國服之灋出之雖有騰躍其贏不  
得過此過此則罰之若今時加責取息坐藏又凡  
屬責者以其地傳而聽其辭先鄭云謂訟地畔界  
者田地町畔相比屬故謂之屬責以地傳而聽其  
辭以其比疇證也後鄭云屬責轉責使人歸之而  
本主死亡歸受之數相抵冒者也以其地之人相  
比近能爲證者來乃受其辭爲治之案此於義爲

疑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同貨財卽士師職所謂凶荒令民通財也  
天災流行令民同貨財以相濟而以國法行之爲  
責其償與息則富者樂於出財而民常不困矣犯  
令謂多取息與能償而過期不償者上師令之朝  
士又令之犯者加刑罰焉所以使出者無顧惜而  
貸者不敢負也屬責此謂身亡而親屬執傳別以  
責者蓋或妻子奩弱或族屬疏遠欺其不知故抵  
冒也若轉責使人歸之則必契約佐證而無從抵

冒矣地傳謂傳別有土人佐證者小司徒聽民訟  
所該者廣獨以其地附近之人正之不必有傳別  
故曰地比  
凡盜賊軍鄉邑及家人殺之無辜先鄭云謂盜賊羣  
輩若軍共攻盜鄉邑及家人者王安石新義盜賊  
軍謂盜賊衆而成軍王應電翼傳盜賊賊犯既明  
在軍若伍兩之長在鄉邑若比閭之長在家若至  
親知而殺之又如昏夜爲盜而所在殺之皆不科  
其罪使盜無所容也

吳澄三禮考注以司民屬司空舒芬周禮定本正之  
謂鄉士遂士縣士皆有掌民數之文則司民之屬  
司寇未見其有決不然者况秋成物之時也秋官  
獻民數豈無謂哉今按其文有曰及三年大比以  
萬民之數詔司寇司寇及孟冬祀司民之日獻民  
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司會冢宰貳之  
彼司寇者見明王之重民數如此於決獄也寧不  
戚焉動其不忍之心哉後世唯不知重民而司刑  
者又多凶人暴吏羅織株連就戮者率數十百人



噫傷天心剽國命亦獨何歟由是言之則司民爲  
刑官之屬固周公之深意而非漢儒之見所及也  
司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罪五百殺罪  
五百注宮者丈夫則割其勢女子閉於宮中若今  
宦男女也刑斷足也周改贖作刑又引鄭司農云  
漢文帝十三年除肉刑王應麟困學紀聞崔浩漢  
律序文帝除肉刑而宮不易書正義隋開皇之初  
始除宮刑按通鑑西魏大統十三年三月除宮刑  
非自隋始也碣石剩談婦人椽竅椽字出呂刑與

舜典宮刑相同男子去勢婦人幽閉是也昔遇刑  
部員外郎許公因言宮刑許曰五刑除大辟外其  
四皆侵損其身而身猶得自便親屬相聚况婦人  
課罪每輕宥於男子若以幽閉禁其終身則反苦  
毒於男子矣椽竅之法用木槌擊婦人胸腹卽有  
一物墜而掩閉其牝戶止能溺便而人道永廢矣  
是幽閉之說也

子語類漢文帝除肉刑後世之五刑降死刑一等  
則流徒杖笞而已生刑死刑輕重相懸不能使民

無犯善乎胡仁仲之言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賊難悔是絕民以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庶幾民知所避而風化興矣又云今徒流之法旣不定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以強暴贓滿之類者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刑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陳羣復肉刑議載魏志本傳今錄於此時太

祖議復肉刑令曰安得通理君子達於古今者使平斯事乎昔陳鴻臚以爲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正謂此也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論乎羣對曰臣父紀以爲漢除肉刑而增加笞本興亡惻而死者更衆所謂名輕而實重者也名輕則易犯實重則傷民書曰惟敬五刑以成三德易著剝削滅趾之法所以輔政助教懲惡息殺也且殺人償死合於古制至於傷人或殘毀其體而裁翦毛髮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蠶室盜者刖其足則永無

淫放穿窬之姦矣夫三千之屬雖未可悉復若斯  
數者時之所患宜先施用漢律所殺殊死之罪仁  
所不及也其餘逮死者可以刑殺如此則所刑之  
與所生足以相質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殺之刑  
是重人支體而輕人軀命也時鍾繇與羣所議同  
司刺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蠢愚釋文旄  
本又作耄案孟子反其旄俛耄亦作旄古字通用  
文獻通考按唐虞三代之所謂赦者或以其情之可  
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議之

列然後赦之蓋臨時隨事而為斟酌所謂議事以  
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問情之深淺罪  
之輕重凡有犯在赦前則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  
刑盜賊姦宄不詰於是赦遂為偏枯之物長姦之  
門矣

司約治功之約次之注功約謂王功國功之屬賞爵  
所及也王與之訂義治功之約則若虢仲虢叔勳  
在王室藏於盟府之屬是也黃度說功約水土之  
功鄭下文注訟約引春秋將城成周宋仲幾不受

功卽此功也案黃說與注不同可備一解  
凡大約劑書于宗彝注大約劑邦國約也書於宗廟  
之六彝欲神監焉恭讀

欽定周官義疏此經所謂宗彝與尙書異蓋宗廟之典冊  
也

司盟凡邦國有疑令同則掌其盟約之載及其禮儀  
北面詔明神旣盟則貳之注貳之者寫副當以授  
六官王昭禹詳解謂其正藏於天府案玉府無其  
文玉府有共珠槃玉敦之事當是誤玉府爲天府

也細釋此經下文凡民之有約劑者其貳在司盟  
注貳之者檢其自相違約也賈疏此謂司約副寫  
一本來入司盟邦國有疑會同言掌其盟約之載  
亦是與司約共其事則正本當在司約也

旅於上帝則共其金版饗諸侯亦如之注鉸金謂之  
版此版所施未聞王與之訂義掌次言王大旅則  
張檀案設皇邸先儒以邸爲後版屏風也所謂金  
版則以金飾與饗諸侯亦如之承賓如神也郝敬  
完解以金爲葉大祭書祝辭大饗書策辭說雖異

而愜於理

司厲其奴男子入於臯隸女子入於舂槩先鄭曰謂坐爲盜賊而爲奴者輸於罪隸舂槩舂人槩人之官也由是觀之今之奴婢古之罪人也故書曰予則奴戮汝論語曰箕子爲之奴罪隸之奴也後鄭謂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周循宜管涔子奴僕曰奚見周禮曰輿曰臺見左傳曰廝役扈養見公羊傳曰盟奴曰蒼頭盧兒見漢書曰應門見李令伯表荆淮海岳并齊之間罵奴曰臧罵婢

曰獲齊之北鄙燕之北郊凡人男而壻婢曰臧女而婢奴曰獲亡奴謂之臧亡婢謂之獲皆爲奴婢之賤稱秦晉之間罵奴曰侮燕齊之間養馬者及奴婢女厮皆謂之娠見方言翰案臧獲侮娠諸名皆漢世罵奴婢之稱猶存古意

犬人凡幾珥沈辜用駝可也注故書駝作龍鄭司農云龍讀爲駝駝謂不純色也案牧人職毀專用駝作駝字考工記玉人上公用龍注謂雜色與此同作龍周易說卦傳震爲龍虞翻作駝則駝龍二字

古通用也顧野王玉篇駝馬黑白毛也黑白相雜如駝故凡不純色者皆謂之駝

司園凡害人弗使冠飾而加明刑焉注弗使冠飾者著墨幪若古之象刑歟賈疏孝經緯云五帝畫象三王肉刑畫者上罪墨幪赭衣雜屨中罪赭衣雜屨下罪雜屨而已案墨子書畫衣冠異章服謂之戮上世用戮而民不犯亦指五帝畫象言

掌囚凡囚者上罪梏拳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注鄭司農云拳者兩手共一木也元謂在手曰梏在足曰桎劉敞七經小傳梏春秋傳以弓梏華弱於朝易曰童牛之牯王安新義梏其脰桎在足拳在手左傳子蕩以弓梏華弱於朝則梏在脰明矣

掌戮掌斬殺賊謀而搏之注罪大者斬之小者殺之搏當爲膊諸城上之膊字之誤也膊謂去衣磔之案搏當如字司隸職云帥其民而搏盜賊卽此搏字禮記月令孟秋之月慎罪邪務搏執搏持也斬殺賊謀防其竄逸故嚴禁而搏持之若作膊釋爲磔則下文辜之又是何刑

斬殺刑戮亦如之黃良說後鄭以戮爲膊焚辜肆非也戮猶辱也古刑戮字皆合輕重稱之

髡者使守積注元謂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宮者宮之爲翦其類髡頭而已守積積在隱者宜也王氏翼傳舊說以髡爲同族之犯宮刑而減之者非也蓋公族不翦其類但可減爲剛已下耳苟降從髡則應劭削者不獲減刑乃反重耶案鄭據禮記公族無宮刑而爲此說但經亦不言宮刑當減何罪則明卿說降從劭削爲當髡者當

是輕罪髡者守積漢書刑法志當黥者髡鉗爲城旦舂是周之遺法也

司隸掌帥四翟之隸使之各服其邦之服執其邦之兵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易祓總義周之興也東南先服王化四翟之隸卽南方之蠻東南之閩東方之夷東北之貉其服厲有素故使列於守衛罪隸其守王宮與其厲禁者如蠻隸之事王應電翼傳十四字宜屬閩隸誤衍於此按司隸職止言掌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未嘗及於罪

隸蓋罪隸乃免死之人故不可使守禁密之地且宮正宮伯所掌士庶子虎賁之士司隸四翟之隸於王宮之守故自己足亦何假於罪隸又以文勢推之豈有未言蠻隸而遽言如蠻隸之事乎閩隸正脫此簡故愚以爲誤衍於此也

閩隸掌役畜養馬而阜蕃教擾之掌子則取隸焉注杜子春云子當爲祀元謂掌子者王立世子置臣使掌其家事而以閩隸役之王安石新義掌役畜養鳥則役於掌畜而爲之養鳥也子謂鳥所生也

司隸言帥四翟之隸守王宮與野舍之厲禁則閩隸之有守固可知矣案王說跟上義似稍賈

序官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南夷所獲閩隸百有二十人注閩南蠻之別夷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夷所獲貉隸百有二十人注征東北夷所獲王應龍翼傳職方氏所掌有四夷八蠻七閩九貉五戎六狄之人民蓋皆臣服於中國而此上於蠻夷閩貉者周人世居西土其化先及於西北故以服東南爲貴舊說以爲征夷所獲赦其死而役之非也詳



攷四隸之職唯有養獸與守王宮二事則非俘獲可知果爲俘獲自當屬之罪隸若其生子孫乃可屬此耳王志長刪翼備引汲冢周書王會解以爲王會所陳似乎侈大其說然成周服遠於此可見蠻閩夷貉之隸蓋指此也

寄芬周禮定本自司隸至此六職吳氏移屬司馬謂其文皆守禦畜牧等事觀於役服不氏可見芬謂罪隸之役百官府蠻隸之役校人閩隸之役牧人貉隸之役服不此皆由司隸掌其政令亦若掌戮

之所司墨者使守門劓者使守闕宮者使守內刑者使主鬻鬻者使守積皆爲司寇之屬無疑也况所謂搏盜賊守野舍凡因執人之事因司寇詰姦慝之意耶但罪蠻五隸不合列官蓋皆以罪而坐之役者當如掌戮之列墨劓鬻宮沒其官而存其職以統歸於司隸則庶乎古作者之意矣又於布憲職云五官俱不復設縣布之官此職僞當剔去之案吳幼清以司隸六職入司馬實出臆說罪蠻五隸只有人數本不列官舒氏訂正最確乃以布

憲一職爲僞而欲剔去之不知先王用心最重刑獄故詔民獨詳王志長刪翼辨而正之是矣

禁殺戮攘獄者過訟者以告而誅之注鄭司農云攘獄者距當獄者也過訟者過止欲訟者也元謂攘猶卻也卻獄者言不受也賈疏卻獄言不受者謂人有罪過官以文書追攝不肯受者王志長刪翼愚按卻獄卽今所云拒捕歟

禁暴氏凡奚隸聚而出入者則司牧之戮其犯禁者注奚隸女奴男奴也王應電翼傳奚民間婦女服

役於后宮者隸奚隸之守王宮者故並言出入謂出入於王宮也司牧糾察統治之不得非爲有犯禁而戮之也舊以奚爲女奴女奴主幽閉安得復有出入乎

野廬氏掌達國道路至於四畿王應電翼傳夏官有司險合方氏主達天下之道路但治其大略而已此官則主達畿內之道路蓋侯國皆有此職而王畿爲之主也野廬氏之職修雖有迢遞遠行而常如繇於堂階間矣國語單襄公使過陳道第不可

行司里不投館客無寄寓而知陳之將亡野廬氏之職其可忽乎

蜡氏掌除骹注曲禮四足死者曰漬故書骹作脊鄭司農云脊讀為殯謂死人骨也月令曰掩骼埋胔骨之尚有肉者及禽獸之骨皆是案集韻齒本作骹亦作骹殯或書作骨又殯亦作磋殯古皆通用殯禮記作漬古文作脊又假借字也

雍氏春令為阱獲溝洫之利於民者秋令塞阱杜獲注阱穿地為塹可以禦禽獸其或超踰則陷焉世

謂之陷阱獲柞鄂也堅地阱淺則柞鄂於其中秋而杜塞阱獲收刈之時為其陷害人也賈疏柞鄂者或以為豎柞於中向上鄂鄂然所以載禽獸使足不至地不得躍而出也案獲阱即中庸之罟獲陷阱也楊慎丹鉛總錄罟獲以罟為獲而挂之陷阱為罟如井以陷阱獲以扁繒禽獸今之扣網也陷阱以陷阱墜禽獸今之賺坑也

禁山之為苑澤之沈者注為其就禽獸魚鼈自然之居而害之鄭司農云不得擅為苑囿於山也澤之

沈者謂毒魚及水蟲之屬案沈與苑對文爲義郭  
緣生續述征記女水至安平城南伏流一十五里  
然後更流注北烏常沈齊人謂湖爲沈澤之沈者  
謂擁澤爲湖獨擅魚鼈之利也王志長刪翼引某  
氏曰依山爲苑就澤爲沈則專利於三肆害於物  
故皆禁之戒暴殄也

序官萍氏注萍氏主水禁萍草無根而浮取名於其  
不沈溺王安石新義神農之書言萍能勝酒其爲  
物又不溺沈故掌國之水禁幾酒謹酒禁川游者

名官曰萍氏

萍氏幾酒謹酒注幾酒苛察沽買過多及非時者謹  
酒使民節用酒也書酒誥曰無彝酒困學紀聞萍  
氏幾酒猶妹土之誥也禹惡旨酒易未濟之終以  
濡首爲戒曷嘗導民以飲而罔其利哉初權酒酤  
書於漢武紀其流害萬世甚於魯之初稅畝王應  
電翼傳萍氏掌水禁而兼酒者水所以載舟亦所  
以覆舟酒所以爲人合歡而溺則生禍取其類也  
司寤氏掌夜時注夜時謂夜晚早若今甲乙丙丁戊

顏氏家訓書證篇或問一夜何故五更更何所訓  
答曰漢魏以來謂爲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陸  
倕新漏刻銘李善注衛宏漢舊儀曰晝夜漏起省  
中用火中黃門持五夜甲夜乙夜丙夜丁夜戊夜  
也

司烜氏王安石新義燿與烜皆火司燿掌出入火南  
方之屬司烜掌明火水司寇所奉故列司燿於夏  
而司烜在秋官也舒芬周禮定本吳氏以此條爲  
祭祀之事非刑獄之官所宜與欲歸宗伯芬謂王

之大祭祀則五官具在皆有執事若謂刑官不足  
以昭格則書言典獄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  
下是典獄用刑之極功可以作命配天而顧不可  
以與祭祀耶况五刑之用實惟天討故凡王之  
大事則六官皆與而不可以拘其職若小事則固有  
官成也亦孰得而紊之哉舜命咎繇作士則曰惟  
明克允是明乃司刑者之第一義也司烜之列明  
水火之奉設官者於司寇盡有深意矣

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注故書墳爲黃鄭司農云

蕢燭也元謂墳大也樹於門外曰大燭於門內  
爲庭燎賈疏庭燎所作依慕容所爲以葦爲中心  
以布纏之飲蜜灌之如今蠟燭案徐炫歲時雜記  
除夕作蕢燭以麻粩濃油如庭燎然則蕢燭之制  
唐季猶存先鄭依古文爲解其說亦未可廢也

條狼氏注杜子春云條當爲滌器之滌元謂滌除也  
狼狼扈道上賈疏狼扈道上謂不蠲之物在道猶  
言狼藉也案夏小正正月寒日滌傳崧卿注舊注  
滌一作條韓鄂歲華紀麗立春滌風至是條滌古

今通用也穆希文蟬史狼起卧游戲多藉其草而  
草皆穢亂故里語云狼藉又曰狼扈名物考案狼  
之喻最多言其恣食則曰狼餐言其恣取則曰狼  
貪言其威顧則曰狼顧言其亂走則曰狼竄言其  
陸梁則曰狼扈言其專復則曰狼很言其不恤則  
曰狼戾言其不檢則曰狼藉言其乖謬則曰狼狽  
條狼氏掌執鞭以趨辟王出入則八人夾道公則六  
人侯伯則四人子男則二人賈疏序官條狼氏下  
士九人今云天子八人或取胥役中兼充與翰案

此卽論語所謂執鞭之士也

修閭氏掌比國中宿互櫟者與其國粥而比其追胥者而賞罰之注粥養也國所遊養謂羨卒也追逐寇也胥讀爲偕故書互爲巨鄭司農云當爲互宿謂宿衛也互謂行馬所以障互禁行人也案桓櫟之桓故書亦作柜當依先鄭作互爲是胥卽胥徒之胥無煩異讀王安石新義謂國粥爲粥物於國中者市官所不治故修閭氏比之王志長刪翼斥之云粥物者何與於追胥乎宜從注

庶氏注庶讀如藥煮之煮驅除毒蠱之言王安石新義先王以善政養天下旣繁且庶故設官以除毒蠱之害謂之庶氏也案介甫如經字訓釋較注義爲長

郝敬完解冥庶二氏盡寇之情矣曖昧疑似姦宄之狀冥氏銷其隱庶氏攻其姦

穴氏掌攻蟄獸各以其物火之注蟄獸熊羆之屬冬藏者也將攻之必先燒其所食之物於穴外以誘出之案注說燒其所食之物此義甚鑿陸佃埤雅

釋獸熊冬蟄不食饑則自舐其掌故其美在掌熊  
蟄時並無食物將何所燒乎蓋謂以火薰之使出  
穴也

鼯氏掌攻猛鳥各以其物媒而倚之案潘安仁射雉  
賦序餘暇習媒翳之事徐爰注媒者少養雉子至  
長狎人能招引野雉因名曰媒翳者所隱以射者  
也此卽以其物爲媒之義今俗捕鶉者呼爲誘子  
亦其類也

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注柞除木之名舒芬周禮定

本草字衍文案柞固是除木連文及草無不可者  
未定卽爲衍文也

序官薙氏注薙或作夷鄭司農云掌殺草故春秋傳  
曰如農夫之務去草芟夷蘊崇之元謂薙讀如鬚  
小兒頭之鬚翦草也月令燒薙行水謂燒所芟草  
乃水之案經本夷薙異文先鄭依左傳後鄭依月  
令並有經據宜兩存之

薙氏掌殺草春始生而萌之注故書萌作藹杜子春  
云當爲萌書亦或爲萌萌謂耕反其萌芽元謂萌



之者以鎡其斫其生者案萌故書作薨古文假借字

序官哲族氏注鄭司農云哲讀爲摘族讀爲爵族之族謂巢也元謂哲古字從石折聲案顧野王玉篇哲天歷切音惕石中火也據此義則必用含火之石以毀其巢取陽之勝陰也

哲族氏掌覆天鳥之巢注天鳥惡鳴之鳥若鴉鵂是鄭鍔解義王政仁及飛鳥不毀卵不覆巢今乃設官以摘去之何耶觀韓愈有射訓狐詩聖惠方言

有鳥夜飛小兒衣服遭之輒成疾狀如五疳是知天鳥之害有如此者不可以不去也

以方書十日之號十有二辰之號十有二月之號十有二歲之號二十有八皇之號縣其巢上則去之注天鳥見此五者而去其詳未聞劉彝中義縣諸其巢之上則衆神臨之正氣之所萃也是以天邪之物無所自存邱富國曰天鳥避此五者理亦有之蝠忌庚申燕避戊己虎豹以衝破鵲作巢避太歲以此觀之周公不虛言也葉時禮經會元服不

















公使卿亦七侯伯亦五子男三不審大國孤五而卿七何答曰卿奉君命七介孤尊更自特見故五介此有聘禮可參又問出入三積此卽與小國同宜應視小國之君何須特云三積與例似錯答曰三積者卿亦然不獨孤也故不在眡小國之中然則壹勞者亦是卿亦然故須見之

林之奇尙書全解周官言六年五服一朝大行人言侯服歲一見至要服而後六年一朝與此經不合此雖引歲聘以志業間朝以講禮再朝而會

以示威再會而盟以顯昭明爲與此經相當然左氏之言是三年一朝六年一會十二年一盟計十二年之中諸侯之朝不止於二則此十二年止於二朝然後王巡狩亦不得爲相當唐孔氏又以大行人所云見者皆見貢物或可因貢而見何必皆是君自朝乎按周官朝覲宗遇會同皆其君自行故皆言見至於問與視則其臣故曰時聘殷頰而已不言見也以見爲遣使亦非周官之本意然此篇所載六卿與周禮同而惟六年五服一朝句與

周禮異翰案尙書周官晉代晚出之篇不無舛錯  
當以周禮爲準

大行人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  
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三歲壹  
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  
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  
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  
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  
見其貢貨物王與之訂義唐氏曰楚之於周非侯

服而包茅不入齊得以責之則祀貢不止於侯服  
行人之文蓋亦互見耳非以此爲限也王志長刪  
翼引雜說云禹貢九州貢各以其所有東西南北  
異處產物不同而大行人言土貢四面如一先儒  
不能明也而信之是不知六服諸侯貢物凡有九  
貢大行人始整齊言之不復言某國貢某物也王  
應電翼傳此亦約六服所貢之大分而言職方氏  
制其貢各以其所有六服每歲皆有貢則小行人  
所令春入貢也翰案大行人六服所貢視大宰九

貢無幣貢旃貢物貢此三者固在職方氏制貢之內亦或如禹貢錫命而後貢之與此歲皆有貢者不同包匭菁茅與橘柚並爲物貢似未可以祀貢目之也

九州之外謂之蕃國世壹見各以其所貴寶爲摯注九服之外夷服鎮服蕃服也曲禮曰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又云各以其所貴寶爲摯則蕃國之君無執玉瑞者案五瑞以封五等之君蕃國旣稱子則禮當執穀璧矣以其所貴寶爲摯

自指享之加璧及其土地之異產也

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程子全書先儒有王臣無外交之說非也若天下有道諸侯順軌豈有內外之限其相交好乃常禮也然委官守而遠朝無是道也周禮所謂世相朝謂鄰國耳

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薛圖說合者兩兩相配有配合之義也圭東方也以象陽之

生物馬陽類也乾之所為故合以馬璋章也文明  
之方所用皮有文焉故合璋以皮璧象天天事質  
故合璧以帛琮象地地事文故合琮以錦琥為虎  
形西方也萬寶所成繡則五采之全故合琥以繡  
半璧曰璜北方所用也陰陽之辨莫斷於此故合  
璜以黼以白與黑謂之黼故也

若國札喪則令賻補之注故書賻作傅鄭司農讀為  
賻賻補之謂賻喪家補助其不足也又若國師役  
則令槁贈之注故書槁為槁鄭司農云槁當作槁

謂槁師也案賻固宜於札喪槁固宜於師役然古  
文經字實作傅作槁皆當如字解之傅若大宰職  
之傅別令傅補者謂就附近之地發倉粟以補助  
之也槁積也春秋左傳哀三年於是乎去表之槁  
杜預注去其槁積令槁贈者謂出委積以贈禮哀  
之也

司儀將合諸侯則令為壇三成宮旁一門注天子春  
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為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  
郊則為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為壇

於國西冬禮月四瀆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旣拜  
禮而還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又  
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士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  
姓注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  
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  
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又  
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  
於下等其將幣亦如之其禮亦如之注擯之各以  
其禮者謂擯公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也恭

讀

周禮義疏案覲禮所云禮日於南門外禮月與四瀆  
於北門外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者蓋繼拜日祀  
方明之後相屬而爲之非四時之異也門卽謂壇  
宮之四門非國門也詳見儀禮壇三成每成高一  
尺則無階也壇宮雖有四門諸侯皆從南門入其  
位則自西面東皆北面與明堂位朝事義所言諸  
侯之位異諸侯旣就位王乃於壇上揖之揖之謂  
升之也擯之謂上擯迎之使升也是時上擯蓋立

於壇之上等稍東而西而以擯升降而傳辭承擯  
以下立於門東北面之位以羣侯立於三等之壇  
爲地無幾不能容多人也一朝三享所謂四傳擯  
也禮亦如之又在四擯之外禮之蓋一裸而已無  
酢亦不授几地窄人多諸禮從簡可知

皆旅擯再勞注鄭司農云旅讀旅於泰山之旅謂九  
人傳辭相授於上下竟問賓從末上行介還受上  
傳之元謂旅讀爲鴻臚之臚臚陳之也賈疏先鄭  
讀旅爲旅泰山之旅謂九人傳辭相授後鄭不從

者下文云主君郊勞交擯三辭明與此別旅直陳  
擯介不傳辭交則一往一來傳辭也

王應麟玉海還觀九儀布在六典馭貴富以爵祿詔  
於大宰聽祿位以禮命敘於小宰以儀辨等見於  
大司徒正儀辨位見於大司馬至其命秩則掌於  
春官意者出爵賜命藹然如春所以昭示上仁其  
儀章則詳於秋官意者序爵秩禮肅然如秋所以  
森嚴典憲擯相謹於司儀禮籍具於小行人掌訝  
辨其邦國之等掌交諭其九禮之親康成傳經皆

以九儀釋之然儀之別雖至於九儀之總不過乎  
五又約而言之則三而已故典命之敘諸侯曰五  
儀諸臣曰五命而軻書王制之序爵皆五等也武  
成之列爵惟五於是可攷矣司服有公之服侯伯  
之服子男之服掌客有公之禮侯伯之禮子男之  
禮行人敘諸侯則曰如諸公男則曰如諸子而司  
儀贊見亦爲壇三成序揖皆三等也武成之分士  
惟三於是可驗矣王朝內臣外祗侯邦之秩上公  
之孤旁祗小國之君由卿八命下而至士至於一

命則邦伯所同由卿再命下而至士微或不命則  
子男所獨大概不越乎三耳儀以九爲數故詳而  
雜繁儀以三爲等故簡而易明

行夫居于其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注  
使謂大小行人也故書曰夷使鄭司農云夷使使  
於四夷則行夫主爲之介元謂夷發聲釋文焉劉  
音夷廖文英正字通周禮焉字連上句讀居于其  
國則掌行人之勞辱事焉使則介之焉語助辭也  
當如字讀讀作夷非案正字通說於文義極順但

故書作夷使先鄭直作四夷解後鄭意以使不專於四夷改爲發聲總以古文夷字不可沒滅也但古無以夷爲發聲者意或如曲禮在醜夷不爭之夷言與行人等使也

環人鄭錫解義周官有二環人夏官之環人掌致師此官環人掌環遶賓客而爲之衛事雖不同皆有取於循環之義故皆名曰環人王應電翼傳地官以懷賓客爲職故遺人之官所以養之之道備秋官以詰姦慝爲職故野廬之官所以衛之之法嚴

然無統一之者大行人主賓客於四門故特設環人之官兼此二事

象胥凡軍旅會同受國客幣而賓禮之注謂諸侯以王有軍旅之事使臣奉幣來問劉彝中義國客謂入賓而遇大喪軍旅會同者皆指蕃國案象胥專主蕃國劉說爲是象胥一職猶今之通事也

掌客王合諸侯而饗禮則具十有一牢庶具百物備諸侯長十有再獻注饗諸侯而用王禮之數者以公侯伯子男盡在是兼饗之莫敵用也諸侯長九













